



增訂  
汪份  
田書  
大全  
孟集註  
四

0132  
2801  
48-38





門口仁12  
號 2801  
卷 48-38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

為詳通考勿軒熊氏曰首章為國之本不在富強以得民心為本即首篇告齊梁之意二實

章至終篇皆孟子居齊之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並去聲之屬也蔡氏曰時

日辰也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為孤辰巳為虛後五甲倣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為空亡是以空亡為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為虛王相如東方木旺相於卯之類○慶源輔氏曰時十二時日

翼註曰天時地利總不如人和疊下重入和上

孟子大全

卷之四 公孫丑下

一

適喜齋





困勉錄曰孤虛二字。大金燕氏及仁山金氏俱就支干上看出。雙峯饒氏則就五行上看出。看來似可兼用。

份按孤空亡也。之上有舊說二字。餘做此之下。則云今按空亡為虛。其對宮為孤。蓋本宮空。空即虛對宮。所對宮空則孤矣。蓋舊說以空亡為孤。其對宮為虛。金氏則以空亡為虛。其對宮為孤。輯釋全載其原文。乃大全則刪去舊說二字。及今按以下。則以舊說

為金氏之說矣。謬甚也。○甲子旬則戌亥為孤。午未為虛。午未二字。乃辰巳之訛。辰巳者戌亥之對宮也。○逐時分開休生傷閉景死驚方立字。乃位字之訛。

四書釋地又續曰。左傳疏云。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當

十日支十二支干十干也。○雙峯饒氏曰。此大概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字即是王字。相王之次也。金到這裏衰。所以孤孤者無輔助之意。如今說四廢。然水為母。木為子。子實則母虛。水到此所以虛。或問此說時日。或是方所日。二者一般。一箇是橫一箇是直。所以天德月德日。亦有天德月德方大意如此。其間又自有細密處。通考仁山金氏曰。此兵家用日時方位法也。支即十二枝。干即十幹。十甲如木之有幹。十二辰如木之有枝。唐李靖用兵精風角孤空亡也。虛空亡對宮。歲孤虛太歲後二辰為孤。前四辰為虛。月孤虛正月以子丑為孤。午未為虛。旬孤虛如甲子旬則戌亥為孤。午未為虛。餘做此。王相占算家所謂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又五行十二宮生旺。八卦冬至坎王。震相。立春震王。巽相。之類。皆是總言以之屬二字。其用非一。兵家八門遁甲逐時分。開休生傷閉景死驚方立。太乙局逐日分主客勝負。又出城布陣逐時占斗柄天角所指之方。又如六壬

讀本

遁甲以支加支。范蠡以占歲占兵。此皆其屬也。○趙氏惠曰。孫奭疏。干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金王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王在申酉戌亥。子火王在寅卯辰巳。午土王在申酉戌亥。孤虛者其法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實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方向。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如周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大祖以甲子日破慕容之類是也。又曰。戰陳之法。背孤擊虛。則吉。史記律書以十干十二支。配五音十二律。而序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此雖以律言。而不外乎十干十二支。是皆兵書所尚也。集註謂孤虛王相之屬。文當觸類而推之。

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立兩句。文分兩邊。自解之。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



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尚書大傳云古者七十里之國三里之城然則孟子蓋謂伯子男之城云份按賈公彥典命疏云天子城方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匠人云九里或據里代法也山堂考索云王畿千里之廣百官之所止舍四方之所湊會城中之制宜以十有二里然後其廣足以有容焉謂方九里記者之誤由此觀之則城之三里者恐難定指為子男國都也

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扶夫音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

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附蒙引此條申天時不如地利就攻上說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

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趙氏曰古甲以革為之故函人為攻波之工後世始用金日鎧○雙峯饒氏曰非謂可以全無天時地利但不如人和爾用兵也要天時地利但人和為本人心不和雖有天時地利亦不可取勝况時不時屬天利不利屬地人心不和則在我而已在天地者難必在我者可待通考仁山金氏曰黃牛皮者為犀甲

青牛皮者為兕甲即今水牛也有殼曰粟無殼曰米粟即穀也古人米與穀兼積米切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久緩急兼備後世軍儲獨以米故久即不可食附蒙引此條申地利不如人和就守上說○存疑蒙引曰兵革米粟皆出於地利愚按晁錯籌邊策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可見兵革出於地利也枚乘諫吳王濞曰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可見米粟出於地利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

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

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南軒張氏曰得道者順乎理而已舉措順理則人心悅服矣先王之所以致人和者

在此而極夫多助之效至於天下順之其王也孰禦一失道則違拂人心心之所睽雖親亦疏也不亦孤

翼註曰域民三句非申地利只以引起人和之不易得耳又曰多助之至不過就其多助而極言之耳非又出多助外也○說統曰天下順之即是多助之至只見得人心悅服若作民歸說便得下文○份按困勉錄云故曰域民節是言入和以天下之所順節是言天時地利之不如入和愚謂二節總是說入和之勝



於天時地利處末節只說足  
域民節之意耳不可如此分  
看也。○又按徐傲弦云此條  
極言入和之當得不是推入  
和在於得道章旨說入和處  
已含得道意愚謂即說入和  
在於得道有何不可  
四書釋地曰漢地理志言齊  
初封地為國寡人乃勸業  
通商而人物始輻湊先發端  
曰古者有分土七分民顏註  
無分入者謂通往來不常厥  
居也最是所以頌風之詩逝  
將去矣論語之書禮負而至  
若至七國便不然域民不以  
封疆之界則當時封疆之界  
固以域其民矣君子於此亦  
可以觀世變云  
說約曰親戚叛之親戚字重  
言不祖一國天下順之天下

且始哉雖有高城深池誰與為守○雙峯饒氏曰緊  
要在得道二字上○新安陳氏曰封疆山谿兵革皆  
未也不以不全以此也其本在得道而已○附蒙引威  
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兵固是利革何以亦謂之利曰  
革之堅處亦是利此利字不專訓為銳蓋切利之利  
也○得道大要在於用賢而愛民所謂貴德而尊士  
與施仁政於民也親戚者相親愛則相憂戚○存疑  
上言地利不如入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係言得入  
和處得道正是得入和之本多助天下順之方得入  
和也得道言為國得其道孟子嘗曰王如施仁政於  
民省刑罰薄稅歛云云又曰貴德而尊士云云是也  
○淺說天下順之順字只是悅而願歸之未便是歸  
多助正  
是人  
和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  
矣

字重亦不但一國  
說統曰以天下之所順不是  
準天下所順之民乃指自家  
言以我為天下之所順彼  
為親戚所畔的則戰自必勝  
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  
得民心而已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用兵在得人心得  
人心在得道得道以得人心則地利之  
險人為之守天時之善人為之乘先王之守國家用  
天下本末具舉如此固以得道得人心為本而亦不  
廢天時地利之末孟子見當時用兵者惟以天時地  
利為務而不知以得道得人心為本故發此論○附淺

說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自我之攻彼而言  
則是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仁者不可為衆也自彼之  
敵我而言則是率子弟以攻父母而未有能濟者也  
○蒙引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此以入和言之言  
其無恃於地利更無拘於天時也○非惟天時之善  
人為之乘地利之險人為之守亦無假於天時之善  
地利  
之險

○孟子將朝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



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

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

故孟子亦以疾辭也問莫是齊王不合託疾否朱子曰未論託疾孟子之意只是說

份按或自往見原文作或自往見王語意更醒

他不合來召為其實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若王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理只得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

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孟子於此處賓師之位未嘗受祿非齊王所得臣也王不能見而乃召之既失禮矣其託疾又不誠若何而可往哉○新安陳氏曰王託疾以召孟子亦託疾以辭欲其稱也與孔子亦瞰陽貨之亡同意

○民之曰言其天不替其心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

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慶源輔氏曰孔子以疾辭

孺悲而不見然又取瑟而歌使之知其非疾所以警教孺悲也孟子以疾辭齊王而不往朝然又出弔東郭而使之知其非疾者所以警教齊王也

此皆聖賢至誠應物而得乎時中之義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

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

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去聲昆弟學於孟子者也  
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  
使人要孟子令平聲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新安陳氏曰王先託

疾以召意本不誠今問疾醫來虛文美意亦非誠也仲子遂權對促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  
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  
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  
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  
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

翼註曰不得已非逼於所要蓋要字只是迎而告之非強而迫之也蓋辭疾而出弔本欲王知其非疾今為仲子權辭所晦縱不朝徑歸齊王亦不知其疾而無由警悟之矣之景丑氏宿亦主悟王說○說純曰內則二句須重君臣邊方是景子本意○四書脈曰君臣主敬又重臣敬君邊○吳因之曰未見所以敬王

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惡平聲下同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  
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慶源輔氏曰丑之說擊跪

曲拳奔走承順之敬敬君以貌世俗之所知故曰敬之小孟子所言陳善閉邪致君堯舜之敬敬君以心聖賢之所行故曰敬之大○西山真氏曰景子但知聞命奔走為敬其君不知以堯舜之道告其君僕隸之臣唯唯承命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之曰是何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大者也附存疑孟子辭疾出弔是欲使齊王知其非疾使問醫來正可達齊王之機也孟仲子乃權辭以對又使人要請造朝以實已言如此彌縫則孟子一段意思竟不得達於齊王其心良亦苦矣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蓋景子齊臣宿其家欲使齊王知其非疾即前出弔之意也看來孟仲子全無見識與公孫丑都是一般人愚謂得天

景丑原指不應召孟子亦曉得他之所指但彼尚未明露出故伴為不知也者而姑以非堯舜之道不陳應之此猶非通章緊要處○徐傲弦曰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是下之人不敢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是上之人不敢上不召召下不敢陳此正是君臣主敬○困勉錄曰註敬之大敬之小輔氏以心與貌分貼大小看來大小二字內似俱兼得心貌姑俟再定又曰總註恭敬亦似不必如陳氏分內外只似互言○呂晚村曰舍却仁義便都是非堯舜之道不以此事君即賊其君是不陳堯舜便敢於賊也故此二句不獨指一時敬齊宣云然是孟



子一生學問事功俱在裏許  
又曰一邊陳堯舜之道所以  
貴難一邊卽不陳非堯舜之  
道所以閉邪兩路並到貴難  
中有無數法則閉邪中亦有  
無數門庭

下英才而教育孟子猶不得如意正爲是也○堯舜之道仁義而已故上曰仁義下曰堯舜之道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

扶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以水反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

屨官謂朝內在外不俟車並出禮記玉藻篇言孟子本欲朝王而

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存疑否非此之謂也言我謂子不

敬王非不與言仁義之謂也禮曰云云固將云云以是爲不敬也○淺說景子此言蓋以人臣之常禮律孟子而不知賓師不與臣同也

四書脉曰晉楚之富富字該  
爵在內○翼註曰仁義富爵  
還主仁不富富義不富爵說  
不但僅僅相當而已○吳因  
之曰天下有達尊三一段雖  
是推曾子之意却就是說自  
家了不消更端起話故下就  
接以惡得云云○困勉錄曰  
朝廷三句只推明各成其尊  
無隨在致隆之意若曰各不  
相值始成其尊則非達尊矣  
又曰輔世長民在事功說輔  
世輔翼世道長民長育生民  
又曰齊合註云惡得有其一  
二句註云今齊王但有其爵  
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此  
解何等明白奈何學者全不  
體認都說天下三達尊齒德  
二者皆在我齊王但有其爵  
耳烏得以其一而慢我之二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  
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  
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  
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  
一以慢其一哉與平聲慊口  
簞反長上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噤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  
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  
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  
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



哉非孟子語意。孟子語意只據三達尊論道理而齊王之不可召已自見於言表耳。按此與蒙存淺說稍異。此似蘊藉姑俟再定。

份按溫公疑孟云。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齒。德可慢彼哉。故朱子辨之如此。爵也。齒也。以下乃另一條。

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上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朱子曰。達尊之說。達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者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周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與權者知之。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於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曾子曰。彼以其富。其爵。我以吾義。吾仁。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師弟子閒意見。

吳因之曰。景丑責孟子不應召。孟子不說已不當應召。只詳明齊王不可召已。而我之不當應召。無待言矣。此處正好得實師意。出若非實師。縱有齒德。敢與爵抗乎。縱不為管仲。何獨不可召乎。

之相合固如此。○雙峯饒氏曰。景子之言。是人臣事君之常。孟子之言。是人君尊賢之道。○東陽許氏曰。仁者循理樂天安貧守分。故不知彼之富義者。審度事宜。進退有制。故不羨彼之爵富。只在彼爵可加我。故用仁義字不同。附存疑。豈謂是是字。指景子所說言。以孟子之不赴召為不敬。景子之所言也。豈謂是者言我之意。豈說道如子之所言也。蓋子之言。以我不當不赴王之召。我之意。則以王不當召我也。曾子曰。以下至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正是說不當召已之意。然其意猶未甚顯。至故將大有為之君。以下三條。則意思明白。說出矣。至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乎。則圭角盡露矣。○引曾子之言。既曰。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則天下有達尊三。以下當是解曾子所言之意。蓋曰。朝廷莫如爵。輔世長民莫如德。德便是仁。義此所以不慊於彼也。大意是如此。○蒙引。朝廷莫如爵。故爵為一達尊。鄉黨莫如齒。故齒為一達尊。輔世長民莫如德。故德為一達尊。三句所以申上爵齒德所以為天下之達尊耳。非



困勉錄曰。胡致堂云。士之不待君之求。而登門自獻。豈所以養其君尊德樂道之心。而望之以大有為之功。可見士必欲君之就見者。正欲成就其君處。

是又添隨所在而致隆一意也。若說隨所在而致隆。則所謂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者。孟子於齊又豈有鄉黨之分哉。隨所在而致隆之說。不是正議。是議論詞。○輔世對御世者言。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王者便是御世者。名世便是輔世者。就入臣之分言。故不曰治世而曰輔世。長民長治也。君長之長。自天子至士大夫。皆說得長民非長育之長也。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洛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去聲是故耳。雙峯饒氏曰。不如是指謀焉。則就之。附存疑德以人之所得言。道即其所

得者也。德如心道如性。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雙峯饒氏曰。何處見得學而後。臣蓋學師之。臣相之也。觀尹之辭。無所遜於湯。桓之於管。一則曰仲父。二則曰仲父。亦可見師之之意。附存疑。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尊德樂道也不勞。而王伯者足與大有為也。○淺說。學焉而後臣之。不必泥先後字及臣字。只是尊禮而且委任之耳。不是先之以為師。然後以之為臣也。臣字不是卑之之詞。亦不重臣字。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



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

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附存疑地醜言無一人能辟土地德齊言無一人能奮發

有為故曰莫能相尚好臣其所教不好臣其所受教於學焉而後臣者異矣此所以不足與有為而莫能相尚也○蒙引德齊之德以所就功業言李斯云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成其德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

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慶源輔氏曰不為管仲孟子到此不得已而直言之不如

是則公孫丑之徒終不足以知此義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上聲賓師

翼註曰管仲且猶不可召桓公不召管仲上又曰此章重君不可召臣故不召伊管俱重君言此是正脉

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問賓師如何朱子曰當時有所謂客卿是也大概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但召之則不往○新安陳氏曰若當仕有官職乃可以其官召

之○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基而以責難陳

善為敬新安陳氏曰恭見於外貌者故於趨走承順言之敬存於中心者故於責難陳善言之

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

下交而德業成矣南軒張氏曰孔子膳肉不至而去魯不知者以為為肉知者以為為

無禮皆非知孔子者孟子不朝而出弔不知者或以為要君知者則以為太甚矣公孫仲子以門人近屬猶不克知何怪於景丑乎將朝禮也聞王託疾之言而不往義也明日出弔欲王深惟其故取瑟意也使仲子知孟子之心則告之日昔者疾今日愈而出弔矣豈不正大而何必為是紛紛哉王託疾要賢邪志



也。孟子方引以當道。可徇其邪志乎。孟子知人皆可為堯舜。故以堯舜事望王。若以僕僕共命為敬。則僕妾服役之事耳。孟子於公孫仲子告之不詳。二子學者也。欲其深省而自識於景子。陳義明著如此。景子大夫也。庶幾其有以啟悟王心焉。初不可召而後為卿於齊。何也。王始不能如湯之於伊尹。猶望其感悟於終也。賢者伸縮變化。皆有深意存焉。○慶源輔氏曰。天地交而後萬物遂。上下交而後德業成。此自然之理也。世衰道微。君不知下。賢惟知恃勢以驕。賢者下不知自重。惟知自屈以諂。時君上日驕而下日諂。上下之情扞格而不接。德之與業渙散而無成。天下日趨於亂。而世俗猶以孟子為迂闊亦可悲矣。○新安陳氏曰。上下之交。惟不苟合。然後可合耳。附朱子文集讀余隱之尊孟辨溫公云。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愚謂孟子固將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而不往。其意若曰。自

說叢曰。按未有處。全重自家說。不重他人。蓋小人儘有貨利來交。假托名義者。若只靠袖有辭。便墮小人之計矣。此不可不知。

我而朝王。則貴貴也。貴貴義也。而何不可之有。以王召我。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於義。何所當哉。若其所以與孔子異者。則孟子自言之詳矣。恐溫公亦未深考耳。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音也。附蒙引。重在非字上。○夫子必居一於此矣。謂不免於一不是也。

孟子曰皆是也。



份按蒙引謂不必說出皆是義陳臻之問只是是字無義字此說大謬夫不以義為權衡何以見得其為皆是若謂本文無義字不必添出是欲解經者只以本文字面還他也是全不知解經之法矣孟子生卒年月考曰或問齊魏兼金一百鎰趙註古者以一鎰為一金一鎰是為二十四兩按古所謂金乃黃金黃金至二千四百兩無乃過於厚與余曰否淮南子曰秦以一鎰為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為一金考之漢律歷志斤十六兩然則秦之斤鎰漢之斤三之一也又考漢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是直今之銀十兩然則秦之一溢直今之銀十五兩可知也淳于

髮傳梁送黃金百鎰孟嘗君傳秦載黃金百鎰虞卿傳趙賜黃金百鎰聶政傳嚴仲子奉黃金百鎰荆軻傳夏無且賜黃金二百鎰至越世家陶朱公以黃金千鎰進莊生蘇秦傳趙肅侯以黃金千鎰約諸侯田單傳即墨富豪以金千鎰遺燕將即平原君為魯連壽亦以千金呂不韋令能增損其書一字予千金尚有什倍於齊魏者安在其過於厚耶或又問古之權與今同耶異耶金之價視今輕耶重耶余曰漢四十斤當宋十五斤孔穎達曰今一百二十斤於古稱三百六十斤亦各說不同要秦之斤雖重於漢而較唐宋以後猶懸殊也何休註公羊傳百金之魚亦謂古

皆適於義也慶源輔氏曰陳臻則就事迹校量孟子則以義禮斷制存疑此章與孟子居

鄒季任為任處守章一般以此看禹稷顏回同道益明白矣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

不受贖徐刃反

贖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子何為不

受為兵之為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

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有其辭則義可受矣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

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處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未有所處則無聲辭而義不可受

取猶致也朱子曰取是羅致之意輕受之便是被

之處否曰是南軒張氏曰人於不當受而受其動於物固也當受不受亦是為物所動何則以其蔽於物而見物之大也聖賢從容不迫惟義之安外物何有焉物有大小義之所在一耳新安陳氏曰孟子辭受從容惟義之安陳臻欲辭則皆辭受則皆受而不知隨事以酌其義固哉蒙引處字一說是孟子無所處一說是齊王之餽無所處然以上文子將有遠行子有戒心照之則是孟子未有處也存疑未有處之處是處物為義之處凡事當於義是有所處若於義無當是無處也今人作事必云處得停當可



金重一斤。若今萬錢。則知自三代以迄兩漢。金價一律如此。若在今日。漢黃金一斤重當六兩。金重至六兩。足值錢六十緡。奚啻倍蓰於萬錢。豈非古黃金多而價廉。故贈遺者亦多。今黃金少而價昂。故贈遺者亦少。與又曰。按滑稽列傳。齊威王使淳于髡之趙。齋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威王乃益齋黃金千鎰。車馬百駟。蓋十倍也。則知齊亦以一鎰為一斤。四書釋地曰。讀史記商君列傳。持矛而操關戰者。旁車而趨。豈政列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因悟孟子持戟之士亦然。蓋為大夫守衛者。非指戰士。伍亦非行間。七國時尚武備多。

見處字意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與通作唯當於理慶源輔氏曰。孟子於此無字。尹氏併子言之者。學者觀此。非特可知辭與取之義。亦可知所予矣。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通考。趙氏。日戟。單枝。日戈。士。戰士也。伍。行。音。杭。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

茲變生於不測。而平陸又屬齊邊邑。故雖治邑大夫。亦曰日陳兵自衛。孟子即所見以爲喻。郝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亦指守衛者言。或問平陸之爲齊邊邑者何也。余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康公貸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陸縣。余謂漢屬東平國。爲古厥國。孔子時爲魯中都邑。地爾時屬齊。即今汶上縣是。又有陶平陸。則梁門不開。張守節曰。平陸。唐兗州縣。即中都。在大梁東界。故曰平陸。齊邊邑也。○四書釋地續曰。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出莊二十八年。築鄆。傳自春秋五十一凡之一。凡以說春秋。則可以引註。孟子少遠。講義皆能辭之。余直取

得爲也。幾上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雙峯饒氏。日凶年說。得闕。如水旱疾疫之類。饑歲。只是五穀不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

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爲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毛萇詩傳下邑曰都。欲以易此句。蓋都與邑雖有大小。君所居民所聚。有宗廟及無之。別其實古多通稱。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此都稱邑之明徵也。趙良曰。君何不歸十五都。孟子曰。王之為都者。此邑稱都之明徵也。○四書釋地又續曰。向謂都與邑可通稱。今不若只以曲沃證莊二十八年云。宗邑無主。閔元年云。分之都城。更證以費昭十三年云。誰與居邑。定十二年云。將墮三都。是非爾雅宮謂之宅。宅謂之宮一例語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

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築鄆非都也。凡

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雖邑曰都。尊之也。

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所以風曉王也。去聲。引為

王誦之。此句記述之言。非孟子曰為王誦之也。若曰請為王誦之。則可。然下文須費辭。陳氏曰

晉臣三山人。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

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悅而不

繹從而不改故耶。慶源輔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者。理明辭達。長於譬

四書釋地曰。靈丘亦屬齊邊。趙世家敬侯二年。敗齊於靈丘。六國表敬侯九年。魏武侯九年。韓文侯九年。因齊喪共伐之。至靈丘。又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明年燕獨深入。取臨菑。加以蚺鼃。去王遠。無以箴王闕。特辭靈丘請

喻。而能感發於人。故也。然齊之君臣。雖知其罪。而終不能改。繹者。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蓋原不曾有大底規模。氣輕則多率。多率則凡事說過便休。都無那自訟自責之意。如此則何緣會改。○雲峯胡氏曰。齊之君臣。一時聞孟子之言。皆知其罪。天理之乍明也。終於不改。人欲錮之也。附蒙引。陳氏曰。孟子一言云。云。按悅不繹。從不改。意在齊王不必兼距心。若繹而改之。不得自專。則致其事而去耳。何關於齊之為善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

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音遲。鼃鳥花反。為去聲。與平聲。

蚺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

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去聲。通考。趙氏



士師足徵為邊邑。但實不知其所在。爾時趙別有靈丘。以葬武靈王得名。即今靈丘縣。孝成王以靈丘封黃歇。後侯擊破陳豨於靈丘。皆其地。註史記者。以此之靈丘為齊之靈丘。無論齊境不得至代北。而敬侯時安得國有靈丘。胡三省註齊靈丘。又以漢清河郡之靈縣當之。抑出臆度。毋寧闕疑。

惠曰周禮王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誓。用之軍旅。二曰誥。用之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日憲。用諸都鄙。先後猶左右也。

蜚蜚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蜚蜚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

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齊合註曰。上二節蜚蜚感孟子之誠。因可以去而去。下二節孟子因或人之譏。明可以久而久。見守官守道之不同。守官去就聽命於官。守道進退聽命於道。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

南軒張氏曰。孟子異乎蜚蜚。故得從容不迫。陳善閉邪。以俟王之改。可徐處乎進退之宜也。然卒致為臣而歸。誠意備至。啓告曲盡。而王終莫悟。則有去之而已。然三宿出晝。猶庶幾王之改。終從容不迫也。豈悻悻者能識之。慶源輔氏曰。距心有官守。蜚蜚有言責。雖未自以為罪。然諫不行。能去距心。雖知其罪。然如是而止。不聞其能去也。蜚賢於距心矣。雙峯饒氏曰。餘裕是寬緩不迫之意。賓師



從容規諷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似少焉不入亦當去。但寬得些子不如那有官守言責者恁地逼迫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則目下便著休或疑孔子不脫冕而行與孟子之說不同曰正是一般蓋孔子有去志久矣但去得不恁地逼迫後來膳肉不至方不脫冕而行且如衛靈公可謂無道然亦以賓禮待孔子故孔子在衛極多時後來却因問陳明日遂行亦是久有去志因此遂行耳。附朱子文集雜著溫公疑孟子曰孟子謂蚍蜉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已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裕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言責乎朱子曰官守言責一職之守耳其進退去就決於一事之得失一言之從違者也若為師則異於是矣然亦豈不問其道之行否而食其祿耶觀孟子卒致為臣而歸齊王以萬鍾留之而不可得則可見其出處大槩矣尹氏曰進退

久速當於理而已

去聲君子之辭受取予惟當於理而

已此又引其言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蓋天理人欲之幾最不可不辨當辭而辭是天理受即非矣可久而久是天理速即非矣如此則當於理不如此則涉於欲故惟聖人能審其幾焉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

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去聲下同也反往

而還也行事使事也慶源輔氏曰使事謂弔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

困勉錄曰南軒謂齊王不欲以事煩孟子而使驩治之若即以大註有司指驩固不為矣即依蒙引謂其各自為說非以有司解驩然此說亦非也蓋凡出使者有正使必有副使此是常例非齊王為孟子創設也又曰輔氏謂若事有不治則亦須與驩言此亦孔子與陽貨言之意也蓋孔子之與貨言也是與塗人言也非與貨言也孟子之與驩言也是與輔行者言也非與驩言也四書釋地曰子少時習孟子



扶

疑蓋大夫王驩與兄戴蓋祿之蓋同音集註却於前云齊下邑後云陳氏食采邑當是二邑宋王伯厚謂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僅一處無二地頗不可解後讀左傳趙衰為原大夫於時先軫亦稱原軫趙同為原同於時先穀亦稱原穀唐孔氏曰蓋分原邑而共食之僖二十五年狐溱為溫大夫文六年陽處父至自溫故成十一年劉子單子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亦共食一邑者因悟蓋一也。以半為王朝之下邑王驩治之以半為卿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然則當時蓋亦大矣。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南軒張氏曰孟子雖為卿而實賓師也則夫禮文制數固可付之於有司是王驩雖曰輔行然齊王之意特欲藉孟子以為重有司之事不敢以煩而驩則行之也孟子特統其大綱於上而驩則共其事於下若驩於事上之禮有失邦交之儀有曠則孟子固不免有言以正其事之失也彼既或治之未見有可正之事則亦烏用有言哉○慶源輔氏曰夫既或治之正答公孫丑未嘗與之言行事一句孟子言使事有司既已治之而得其宜矣自不須更與王驩言也。只此句便見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使有司不能治其事於禮儀制數有曠闕不齊整處而孟子固不與驩言而正之則非所謂不惡矣今有司既已能治辦其事而猶與之言則便

姓國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所屬之滕縣有古滕城余考自臨菑抵滕不滿五百里路不為遠而一往還將千里路亦不為近朝暮接焉未一及使事故丑以為疑唐宋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開元初自廣州召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送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獨嗟重嗟乎如明皇者豈不賢於宣王遠與又曰朱子疑孟子去齊由王驩積憾故○份按孟子之於王驩終是惡之而不與言輔氏之說非也。

四書釋地曰贏齊南邑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於贏杜註

有徇之之意而不可謂之嚴矣然自常情觀之孟子之不與驩言不以爲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以為易之而不足與之言矣夫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隘易之而不足與之言則忽隘與忽孟子無是心也但言有司既已能治辦其事而不與之言則亦是順理之事而其中自有不惡而嚴之意耳故愚嘗謂君子之待小人有正已而無屈意有容德而無過禮惡惡之心雖不能無然亦不爲已甚之疾也○新安陳氏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易遯卦大象傳文孟子於王驩不欲與言於弔公行子亦可見今答丑不過平平說所以不與言之意未始及也蓋欲使丑自悟耳○治之朱子以為有司南軒以為驩正是治之者附纂黃氏洵饒曰孟子為卿於齊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易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程注曰遠小人之道者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怒惟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

○孟子自齊葬於魯及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

孟子大卷 卷之四 公孫丑下

七



云嬴今泰山嬴縣按嬴縣故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北汶水之北去齊都臨淄三百餘里又曰或問子以孟子奉母仕於齊其說亦有微乎余曰劉向列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蓋同在齊自齊葬於魯則知母即歿於齊也然則既歿而葬宜終喪於家曷為而遽反於齊余曰此蓋終三年喪而復至齊為卿耳非遽也果爾何以為前日解余曰孟子之書有以昔與今對言昔似在所遠而亦有指昨日者昔者辭以疾是也以前日與今對言前日似在所近而亦有指最遠者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是也夫孟子久於齊而後去去齊之日上溯

孟子卷之四

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去聲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今泰山嬴縣充

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

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直但也

其未游齊之日猶目之為前日安在僅三年者而不可目以前日耶或訝曰充虞嘗一疑於心至三年始發之與余曰此尤足以見孟門弟子之好問也陳臻從於齊於宋於薛辭受之後而問屋廬子從居鄒處平陸以至見季任不見儲子之後而問其事之相距非止一二年而歷歷記憶反覆以究其師之用心夫充虞亦猶是爾且尤可證者孝子之喪親言不文今也援古論今幾於文矣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語為人論說也後魏孝文帝以與公卿往復道用勸絕曰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然則孟子反喋喋邪見顧出孝文下邪故充虞問答斷自於免喪之後者為

慶源輔氏曰人子之喪親所以為之棺槨者蓋欲其堅厚以歷久遠而已非是欲為人觀視之美也蓋必如此然後於人心為盡耳盡於人心此一句須當自體之若後世之厚葬却只是欲為人心觀美之故也古者棺槨無度想只是過於厚觀易喪葬取之太過可見至周公制禮時始為七寸之制也棺七寸則槨亦七寸也○雙峯饒氏曰周七寸只如今四寸許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慶源輔氏曰不得得之汎說葬禮如重累之數牆翬之飾

既有定制則不可得以為悅非獨指棺槨而言也

孟子大全

卷之四 公孫丑下

六



得其實也。或又訝曰：向所稱  
郝氏既葬於魯，反於齊拜君  
賜之解非與？曰：非也。曷微乎  
爾？曰：徵之於儀禮。士喪禮云  
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  
不拜棺中之賜。註謂既殯之  
明日全三日始齋粥矣。禮尊  
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棺  
中之賜不施已也。既夕記云  
主人乘惡車，註謂拜君命拜  
衆賓及有故行所乘也。然則  
當孟子毋歿於齊，必赴於王  
王使人弔與成服後往謝之  
所謂乘惡車者是。王使人從  
與則所謂棺中之賜不施已  
者。禮明云不拜，况葬後耶？郝  
氏之誤解可足據耶？總之孟  
子拜君命，非拜君賜，拜亦於  
殯後，非葬後，皆不出齊都城  
之事。丘文莊潛家禮儀節有

云世俗親友來弔，其孝子必  
具衰經躬造其門，謂之謝孝。  
使居喪者暴然衰經奔走道  
途，信宿旅次，甚至決旬彌月  
考之古禮，無有也。夫文莊謂  
無有而孟子反有之耶。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佼乎。比必二反，佼音效。

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佼快也。言為死者不使

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

物而薄於吾親也。問不以天下儉其親，朱子曰：以猶為也。不為天下惜棺槨之費而儉於其親也。王氏中說記太原府君之言：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文意畧與此同。○呂氏曰：註云所當得為而不自盡，則是倒行逆施不順理。底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墨子之葬以薄為道者，即是此意。○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盡於人心及悅與佼字。人子事親至葬而終，凡附於身與棺必誠。

必信勿之有悔焉。蓋不如是無以盡於吾心，不為悅不為佼也。必悅且佼，然後於心為盡，不得為而僭為與可為而不為，皆非盡於人心。曰不得不可以為悅，則制不得為者，決不敢過。曰得之有財，何獨不然，則力所能為者，亦何忍於不及，厚所當厚而不儉於親，無非天理也。盡於人心，盡天理而已矣。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形甸反，下一節

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



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管也士即從仕之

人也慶源輔氏曰沈同問燕可伐否耳固不問以齊

伐燕為何如也若是以王命來問孟子必當詳

告之不但曰可而已也○註云與者受者皆有罪謂

不由其道妄取妄予如子噲子之之徒者由其道則

三聖之授受乃先天而天

弗違之事不可以罪言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

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

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

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

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

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

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

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

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朱子曰孟子言伐

君臣如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

不曾教齊必伐但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或謂孟

子於沈同之問曷為不盡其辭以告之曰沈同固非

能伐燕者且其以私來問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則



說統曰齊之伐燕所謂乘人之危不仁致人之畔不智王之慙於孟子此正愧心之萌陳賈乃逢其惡舉周公來比不知公與叔係兄弟至親便不容逆料其畔的心腸若齊王之與燕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隱隱照見公之過是宜有的齊王之過是不宜有的安得以周公為解○魯合註曰賈之言雖並提仁智其

氏曰惟士師則可以殺有罪之人泛泛如何可以擅殺惟天吏可以伐無道之國諸侯如何可以擅相征伐天吏天所命者士師君所命者天吏以其有道故天命之征伐如湯武是也沈同安曉此理但知入之可伐而不知已之不可伐人存疑未也只作未曾說蒙引謂未有其機故曰未也而不自無之非是○蒙引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兩人字不同上人字是殺入之人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平即昭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

意重不智一邊蓋緣當時議王併燕為不智賈以齊當取燕之時豈知今日燕人之畔亦如周公使管叔之時豈知後來以殷畔乎○吳因之曰孰仁且智且字與養氣章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且字不同既聖處且字是仁智並說此處仁且智則倒重智上下面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亦只要形起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句周公知其將叛而使之與亦只相形引出不知也句陳賈主意全認定不知一邊蓋欲以周公不知而使管叔解釋齊王不知而取燕耳又曰仁智周公未之盡句要以不智為主說况於王乎句亦須重不智一邊乃是論齊事本旨見而解之言請見孟子而

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

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

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

而誅之蒙引陳賈意只要坐不智與周公故下文又云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賈

斷曉不是知其將畔而使之亦斷曉得孟子不以爲是知其將畔而使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

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以周公事為王解之也。四書脉曰有過指不智。且字見公且然下於公者可知。○賽合註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便有他人之過則不宜意。○困勉錄曰蒙引謂不智是過若不仁則不止於過也。此說亦甚拘。又曰此章論周公事專以管叔說不必牽誅管叔說。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與平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上聲。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程子曰象憂亦

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為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叛。果何心哉。惟管叔之叛。非周公所能知。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問周公誅管叔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以此。朱子曰。周公豈得已為此哉。莫到恁地較好。胡氏云。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周公豈得而私之哉。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慶源輔氏曰。周公不忍料兄之惡而使之。故不免有過。是以孟子亦言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不說周公無過也。○雲峯胡氏曰。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此一句最是得。周公之用心。舜之心。誠信而喜象。不忍逆以其弟為詐。舜為兄之道。盡矣。周公之心。誠信而任管叔。不忍逆以其兄為叛。周公為弟之道。盡矣。故曰。此天理人倫之至。人倫即是天理。特分而言之。天理其自然者。



人倫其當然者爾。附纂逆先也。附蒙引必求無過必  
須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矣。然則孰與有過之為愈  
乎。蓋有過之過小無過之過大也。此等過真是聖人  
之不幸而已。何可求免也。○存疑周公之過當有不  
當無周公而無過則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惟當論  
其大不必錄其小是其無過適所以為過也。周公而  
有過則所失者小而所得者大。惟當取其大而不必  
計其小是其有過正所以免過也。此周公之過所以  
為宜與舜之信象同一天理人倫之至。○周公果是  
不知其將叛而使之蓋愛兄之心蔽之也。若謂本知  
其將叛但不忍以不仁待兄而姑使之是以惡養天  
倫若莊公之於叔段其不仁甚矣。○過本不當有亦  
有當有時若周公之於管叔是也。蓋事有重於此者  
此處彷彿似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意。周  
公以兄弟而受不智之過孔子以君臣而受黨惡之  
過然周公之過初不自知孔子之過分明知此其不  
也。同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  
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  
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更平聲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  
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  
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去聲過也新安陳氏曰孟子

過之心於不言之表而責之○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去聲  
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  
則義不可勝去聲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去聲之曲為



辯說而沮在呂反其遷善改過之心長上聲其飾非拒諫

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

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齊人伐燕勝之

章十一齊人伐燕取之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

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南軒張氏曰周公於管叔親愛之而不知其將

畔其過也宜矣賈為君文過過之中又生過焉○汪氏曰已富貴而兄弟無位仁者弗為也兄弟惡未萌

而以惡逆之智者弗為也自陳賈觀之以周公為仁

智未之盡由君子觀之周公實仁且智者也不期以

畔而卒至於畔不免於過乃所遭之不幸也及其畔

也不以私恩害公義誅之以安宗社天下是於過為

能改矣其不得已而行權也

孟子生卒年月考曰朱子謂

孟子之所以去齊其事雖不

可考意王驩為齊王幸臣嘗

欲自託於孟子以取重而王

亦使驩為介與往弔公行子

皆未嘗與言即從之來者亦

正言以折焉則所以絕之者

深矣疑驩以是積憾而去之

余謂是固然矣然繫致為臣

章於燕畔正慙之後蓋君臣

之際既開有不可以復合者

矣故孟子決然請去集註云

王庶幾改之改必指一事言

今不可考矣竊謂改之即前

章過則改之之改恐指燕人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孟子致為臣而歸諸章在於燕人畔陳賈釋慙之後似為此後去齊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同朝甚喜今

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

耳固所願也朝音潮

新安陳氏曰謙言得待賢者同朝者皆甚喜

他日王謂時子曰吾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

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

孟子大全 卷之四 公孫丑下



興丘構怨之習。燕人已畔而邪臣猶為文飾。孟子知齊禍始此。故致臣去。王能改圖。授止猶可。而不悟焉。殆哉。孟子生卒年月考曰。或問養弟子以萬鍾。齊宣亦自侈其厚矣。而孟子又云。曾辭十萬鍾。然則齊卿之祿。厚至此與。余曰。此蓋孟子通計仕齊所辭之數。非一歲有也。請備陳之。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然則區一斗六升也。釜六斗四升也。鍾六石四斗也。萬鍾則六萬四千石矣。十萬鍾則六十四萬石矣。此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或又問古之量。與今同邪。異邪。余曰。古量甚小。漢一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然則古之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去聲。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趙氏曰。四豆為區。區受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受六斗四升。十釜為鍾。鍾受六斛四斗。附通義。仁山金氏曰。史記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按如此。則是宜王亦欲以此處孟子。宜孟子之不受也。呂成公曰。齊王之意。以為孟子止可為國人矜式。未必可以為政。○孟子嘗曰。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而齊王欲以此留孟子。正其所不屑。宜孟子之去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陳子即陳臻也。

五纜當今之一也。即古五當今一。而六萬四千石猶一萬二千八百石也。六十四萬石猶十二萬八千石也。此亦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或問孟子仕齊之歲幾何。果得其歲數。則齊卿之祿可坐而定也。余曰。今不可的考矣。姑以孟子所云。陳戴蓋祿萬錄。戴為齊公族。祿所入如此。而孟子在三卿之中。使其祿同於陳戴。則仕齊當十年矣。倍於陳戴。則仕齊當五年矣。或少倍於陳戴。則當亦不下七年矣。夫燕噲讓國。君臣被戮。太子復興。俱孟子仕齊所見聞者。則固已歷五年矣。又况於崇見王喪。母後歸。又必有一二年。故曰當不下六七年也。至古今祿秩或粟或米。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况本非欲富乎。慶源輔氏曰。齊王告時子。是就人欲中計較。孟子之意。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惡用是多端為哉。○註云。孟子有難顯言者。顯言之則訐揚齊王之失。而有戾於我固所願之仁。附蒙引。此然字。只因陳子所述。時子之言。而曰是如此耶。然時子惡知我之不可以復留邪。



或麥或錢與或各存而未必實給紛錯難齊要就米計之一歲當一萬八九千石視周大國之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者足食四千人有奇此豈非孟子所謂滅古踰制奢侈成風而百姓雖竭廬空袖猶不足以供其求嗚呼古今之變至戰國可勝慨哉○名存而未必實給自注云漢三公號歲食萬石實月俸三百五十斛斛卽石也○足食四千人有奇自注云照周禮廩人八月食三鬴算鬴卽釜也份按呂成公語似是深文然亦可備一說

困勉錄曰蒙引謂二使字不同上使字是如使之使下使字是子叔疑使之也已指子叔疑此條非也蓋叔疑事乃實事豈可用如使口氣愚意上使字乃國君使也不然則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此句乃是泛論叔疑事當補在言外則又不得謂已指叔疑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壘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徒玩反岡龍之斷而高也義見形旬反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扶又反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慶源輔氏曰舉季孫所譏子叔疑之事以見我不敢效此之意辭祿而受饋雖多寡之不一

同畢竟是既不得於此而又求得於彼也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雙峯饒氏曰左右望是欲

全得之萬一不得於此亦可得於彼不得於此是譬喻辭十萬得於彼是譬喻受萬從而征之謂人惡去聲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慶源輔氏曰文王關譏不征是三代之初皆如此新安陳氏曰孟子有引喻以終之而不復說上



困勉錄曰。按因之謂開口便說。繼此得見。是顯然聽其去。至其託時子之留。亦見他遷延不去。故又謬為此說。亦不必如此深文。程子既謂其未為不可矣。蓋齊王所以不是者。謂其以利留孟子也。若如此種議論。則仍在利上較量了。問不以利者如之何。曰。只依中國數語而加之誠心。即非利矣。苟無誠心。雖加諸上位。猶然利之也。利與非利在毫末之際耳。

四書釋地曰。書當作畫。不待言。齊西南近邑。集註本趙氏及劉熙來。但括地志以畫即戰里城。在臨淄城西北三十里。一南一北殊判然。余謂孟子去齊歸鄒。實齊之西南。上云南者是。又因悟樂毅

正意者此章之類是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

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

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新安陳氏曰。齊王固

不得待孟子之道。尤為不知孟子之心。

○孟子去齊宿於畫。畫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

書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為去聲。下同。隱於靳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

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不入。則爾時齊都城西南隅。無敢有

關出者矣。○說統曰。通章重在無王命上。

○翼註曰。客欲留行。當先言於王。而得其悔悟。因奉王命

來留。孟子方可留也。○李衷

一曰。兩無人之人。正暗斥留行者言。這一人留子思却承

繆公之命。來道達誠意。故子思為之留。這一人留泄柳申

詳。雖無繆公之命。然不向泄柳申詳。自叙已留意。却從繆

公稱道調護。故泄柳申詳為之留。今既不承王命。來留又

不去。調護王側。徒走在我面前。空把已意。代王說殷勤耳。

何益之有。據孟子責備他意。思還在無王命上。○摘訓曰。

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音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音笥。

道去聲。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

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

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

安其身矣。問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朱子曰。非

謂二子之心。倚君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垢面汗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



一則君使人留賢一則人勉君留賢皆非無君命而私留者○困勉錄曰繆公自能尊子思齊王不能如繆公如何責留行者之不及子思曰繆公自能尊子思則不待維持調護也齊王不如繆公則必待維持調護之而後可故為客計者當以留泄柳申詳之法而責王以尊禮子思之事上文所以必帶說泄柳申詳者蓋為此也其意實重在子思邊耳

者何以異乎○慶源輔氏曰繆公好賢之切惟恐有不當其意者常使人道達誠意乃能安而留之泄柳嘗閉門以避繆公不苟合可見申詳見禮記與泄柳並稱其賢可知繆公待子思恐子思不察已之誠也二子非有賢者調護之則又恐君不察已之誠也德若子思則自有此應若只及得二子則自處又當如此下此則苟容以徇君者也附通義東嘉史氏曰孟子既言繆公待子思之事又言泄柳申詳自處之事以見賢者去就之義有此二等之不同耳至於所以自處則惟在於子思一事若泄柳申詳則因帶言之非欲以其事自處也觀其言曰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然則繆公以待泄柳申詳者待子思必不安子思矣孟子平日自知之明自任之重為何如齊王若以繆公待泄柳申詳者待之其不能安孟子明矣觀下文有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之言可見矣○蒙引有欲為王留行章輔氏註大謬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

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去聲

下以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

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慶源輔氏

曰孟子之自處不在子思之下故意或人之為我謀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也蓋有欲為王留行者雖有

愛賢之意而不知待賢者之禮故孟子告之如此○新安倪氏曰孟子之於齊齊王既不能如繆公之待

子思固無以安孟子矣次焉而齊之羣臣又無賢者為之維持調護孟子亦豈能安其身哉孟子之德無

愧子思齊王如繆公之待子思宜也故未又以不及子思為言泄柳申詳之事姑引以言齊之無賢臣耳

附蒙引子絕長者乎要下一先字臥而不應不可謂不是絕



翼註曰。尹士譏孟子與孟子自明俱重在濡滯一邊。賽合註曰。尹士之譏為其三宿而譏雖或言不明或言于澤不過即前日來齊之失以形今日濡滯之失。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于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書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附蒙引尹士譏

孟子有三段一曰是不明也二曰是于澤也三乃曰是何濡滯也今孟子只辨是何濡滯也一句上二句都不管者何耶曰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如此說便見不敢逆以為不足為湯武且非于澤之意尤明矣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

去豈子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

如此也

附蒙引或疑孟子千里而見王是自請見齊王不如見梁惠王應聘而往見也曰非也不見諸侯之義決是孟子終身所守而不變者前日應齊王之聘而往亦說得千里而見王也

子三宿而出書於子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

諸則必反子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孟子大全

卷之四 公孫丑下

七



說統曰孟子主意在安天下  
上王由足用為善實思所以  
用齊王耳故三宿出書尹士  
謂其濡滯孟子則猶以為速  
尹士謂濡滯在三宿而後出  
書孟子則謂既出書之後此  
心猶不舍王王如改諸句是  
述予心猶以為速之意王由  
足用為善是述登舍王哉之  
意○翼註曰王如用子至舉  
安非自負語正見王之足用  
為善也○說叢曰用是孟  
子之王道則改是改功利之  
習若說有甚失禮處而欲其  
改此便看得小了

夫出書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  
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  
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  
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  
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  
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蒙引  
時而三宿於近郊已是一節望王之改而留之矣及  
出書而猶自以為速曰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  
反予此第二節望王之改而留之也夫出書而王不  
予追也云云予曰望之此又第三節之望王之改而

李衷一曰此小丈夫不要看  
他低了亦是要君好的但主  
意只為自家一身所以傷於  
過激君子之心全為天下連  
自家濡滯之迹都不計較以  
此對看所以為小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  
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  
音之餘意慶源輔氏曰集註本心謂其初本欲如此也餘意則後來不得已之意耳詳玩此兩

公孫丑下



句。便可見聖賢之心。千里見王。王如用子。豈特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此其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三宿出晝。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此其愛君澤民倦倦之餘意。附蒙引倦倦之餘意。即汲汲本心之不容釋者。汲汲之本心。所謂是予所欲也。倦倦餘意。必予不得已之後事。○尹士是荷蕢接輿之流。其氣象較從容。其心較虛而非執。拘者蓋可與者也。**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何可反蕢者所以為果也。易乾卦文言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朱子曰孟子與荷蕢皆是憂則違之。但荷蕢者果於去。不若孟子之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誠心。非若荷蕢之果於去也。○南軒張氏曰齊王資雖鈍而不敏。然異夫飾情矯非以自欺欺人者。故孟子有望焉。以為王如用子。天下舉安。蓋其安天下之道已素定於胸中。而其本則在於格君心。故拳拳望王之改之也。若夫諫而不用去則

窮日而後宿者。是私意所發。其諫也。固無誠意之感。其去也。又無忠厚之氣。真小丈夫哉。○雙峯饒氏曰方其來也。只望齊王能行其道。及其去也。又望王能改過。此聖賢仁厚之意。蓋決然去者。義也。欲去不去者。仁也。李氏所以說憂則違之情。憂只是不樂違去也。當看情字。○雲峯胡氏曰孟子憂則違之。若與荷蕢同。而其憂則違之之情。與荷蕢之愬然忘情者大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所歷如滕文。雖慕道然國微弱。道必難行。其次如魯。沮於臧倉。又必不行。大國齊梁也。梁惠不足與有行。襄尤劣矣。庶幾焉者。其齊宣乎。齊有易以安天下之勢。孟子又有安天下之道。王天資誠朴。若可與有行者。所以拳拳望之。有不能自己焉。於此終不遇合。則孟子之道。知其不行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新安陳氏曰前日言不怨尤之時與今日所遇之時不同。附存疑彼一時尋常無事之時也。此一尋常無事之時也。此一尋常無事之時也。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

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

皇陶稷契私列伊尹萊朱太公望散素宜宜生之屬

呂晚村曰此節重名世不重王者名世或先王者生或與王者同時而聞道先王者故曰其間蓋王者之所從學焉而後臣者也非王者與而名世為之應也。孔孟雖不遇王者而無損其為名世之實故孟子謂天未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說統曰五百年重

王者上蓋有聖人出則名世必因之而顯孟子自是名世者惜無王者與以為之輔佐不豫意本此未說出也下文方見。○份按呂說重在名世說統重在王者二說似乎相反而却是相成故並錄之。

困勉錄曰註云亂極思治如禮樂久衰則必振民生久困則必復詐力久用則必絀戰征久用則必息就戰國時勢著想方合。

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去聲

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

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

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

通考趙氏惠曰堯在位九十八年舜在位五十年禹至桀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年為商是堯舜至湯共五百八十年湯至紂三十五六百二十八年而周興



困勉錄曰。註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並行而不悖者。有二說。一說。彼一時當樂天。則不怨。不尤。此一時當憂世。則有不豫色。所以為並行不悖。一說。樂天即在憂世之時。二說。可兼用。前說是以彼一時。兩句與五百年兩節對看出。也。後說是以五百年兩節與末節對看出也。○份按註憂世樂天。緊頂上雖若不豫。而實未嘗不豫。二句來當以後說為是。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新安陳氏曰。天意或欲平治天下。亦未可知。其具謂能平治天下之道也。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朱子曰。或問文。中子曰。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庶幾乎。○慶源輔氏曰。不能無不豫。憂世之志也。實未嘗不豫。樂天之誠也。憂樂自常情觀之。則相反。自聖人言之。則並行而不悖也。○自五百年至則可矣。觀之。則孟子不能無不豫然也。自夫天未欲平治以下。觀之。則孟子實未嘗不豫也。○雙峯饒氏曰。孟子到此。亦未如之何。所以只得歸之於天。附存疑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是以不得有為歸之天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言在已有可為之具。自任之意也。吾何為不豫。須兼此二意。蓋天意既不欲有為。則當安之。爾在我有可為之具。亦足以自樂矣。此所以無不豫也。註樂天之誠。亦要兼兩意。是天未欲平治天下。是以治亂歸之。數固樂天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是以治具任之。已亦樂天也。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新安陳氏曰。道不行於齊。其幾已先見乎此。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賽合註曰。據總註云。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則通章俱只重不受祿。看為是不可以末節為不去之由。與不受祿並重。總見得去齊我志。而久於齊。非我志。此其所以不受祿也。  
四書釋地續曰。孟子致為臣而歸。歸於鄒也。中間經過地名。休者。少憩焉。與丑論在齊事故。曰居休。故休城在今充。



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距孟子家約百里又曰路史國名紀休在潁川或云介休介在膠西並非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新安陳氏曰恐只是因師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

旅之事而戒嚴耳○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

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

誤乎南軒張氏曰孟子之去齊三宿出晝猶以為速而謂初見已有去志久於齊非我志何也蓋孟子雖庶幾齊王之可與有為而去之幾未嘗不先

覺也初見察王之情必有不能受者又以其質亦有可取故不受其祿姑留以觀其感悟與否也初志雖

欲去而猶有望焉豈徒為苟留也哉此篇載孟子於齊始終去就久速之義甚備學者所宜深究也○慶

源輔氏曰禮則有常義則有權如君命召不俟駕禮

也有不召之臣便是義孔氏謂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說得自好○雙峯饒氏曰有見行可之仕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四

孟子卷之四 公孫丑下

音

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孟子當時見王於崇便有  
不合處難於委質為臣所以止為際可之仕見行可  
者見這道理漸可行也孟子自崇既退之後未見其  
道之可行所以終於不受祿○新安陳氏曰不受卿  
祿此孟子最高處其超然不屈進退餘裕本全在此  
一受其祿則為祿所縻是為祿而仕耳十萬之祿脫  
屣而去齊王猶欲以萬鍾縻之豈知孟子者吾意戰  
國之世高節如許惟孟子一人而已庶幾焉者其魯  
乎仲連







